

發 刊 辭

朱曉海

近年研究所畢業生申請教職的時候，除了以學位論文作為代表作之外，往往需要提供兩、三篇已發表的學術參考作。然而本地可供研究生發表的學術刊物，尤其是不因人微而廢言、真正開放的園地相當有限，以致所謂的參考作經常不過是研究生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，或於某些機關報上發表的作品，使得申請教職之際需附上參考作的原始美意流於形式。清華大學素以學術研究斐聲士林，清華大學中文系的研究成果也有目共睹，興辦一具高水準及公信力的學術刊物，實屬責無旁貸。換言之，興辦《清華中文學林》非止於為清華中文系研究生發表論文謀一場域。

年過知命，檢視前塵，青年時期許多觀念早已大幅修正，甚至揚棄，然而也有少數巍然依舊。從某方面講，後一現象似乎顯示個人在那些點上一無長進，但換個角度，自己雖魯鈍，畢竟非不學不思，則那些續存未易的觀念未嘗不可謂經得起時間考驗，常驚訝自己當年何以能有此靈光。在某些學術領域，三十歲以前若不能有所創發，斯亦不足觀矣。文、史領域講求累積，縱使具中上之資，有幸獲得適當訓練，此後復能勤學慎思不輟，披枝散葉、開花結果也是四十多歲以後的事。不過，這並不意味青少年時期不會有不知所從來的洞見卓識。年少輕狂，什麼都敢大放厥詞。待真正入行，隨著所讀所思漸豐，膽子反而愈來愈小，寫句話，反覆斟酌，下的註腳篇幅比正文還長。這是好事，可名之為神聖的怯懦，只是靈光慧見也不時無形間被束縛、掩埋了。學術生命有些地方頗類似生理生命，青少年階段格外具有想像、創發力。初涉學術旅途的習作有許多羸疏青澀之處，不容諱言，也大可不必悔其少作，要緊的是習作中是否有那麼點清新珍罕的想法本身。前者可修繕補密；後者則千金難買。鄒陽〈於獄中上書自明〉曾引述當時的俗諺：「白頭如新，傾蓋如故」，如果將學術洞見人格化且異化，則學術研究過程中的際遇亦頗為類似，有人終其一身也未曾有一度奇遇，豈止是弟子不必不如師？

王明先生當年提醒他的研究生：要耐得住寂寞；黃宗義規誡侯方域時，更說：士大夫若不耐寂寞，將何所不至？所言皆甚是，然而人畢竟是生存於社會網脈中的血肉之軀，建立在堅實學思基礎上的自信之外，或多或少都需要外來的肯

定。對於不願趨風氣，在這清冷仄徑上踽踽獨行者而言，外來的希罕肯定格外重要。本刊若能辦得具備相當水準，讓某些學界中人有躍居龍門之感，固屬至望，然而焉知整個形勢不會倒轉過來？日後《清華中文學林》早已停刊，人之所以猶知在學術歷史長河中本刊曾一度如水滸般浮現過，竟端賴其中某些佳作，本刊反而是附驥尾而致千里者。始終者，萬物之大歸。涸滸興滅，不值得介懷，堪告慰的無乃那意味著本刊盡到了階段性的學術責任、達到了自設的理想，未讓珠玉湮沈。我們甘於扮演一千七百多年前早已杳然無痕的洛陽紙張，但求三〈二京〉之作。

本刊有別於一般學術刊物之處有三。無論推動或維繫學風，都需講求梯隊。因此，本諸上述理念，固然始終會開放給研究生，但也會有已經出師、甚至早已建立聲譽的學人稿件，形成中、壯、青三輩論文並存的現象。此其一。論文有無價值，在質，不在貌。碎金攢聚遠勝於草木禾稻拼搭成的芻狗。按照本地近年通行的論文格式，學界一再參看的《困學紀聞》、《容齋隨筆》、《日知錄》、《經義述聞》等鴻裁苟值今日，都只能自費付梓。札記體的論述乃中華傳統，本刊同樣接受。此其二。一般而言，二、三萬字應可恰當處理完一箇中、小型的課題，但事有非常，何況處理的若是一重大課題，豈能削足適履，以字數限制論述？只要內容篤實有見地，雖五、六萬字亦何妨？此其三。

唐以來的正史多屬眾手合修，其弊之夥，學人類能言之。及至編輯刊物，仍習慣組成一編輯委員會。這種編委會可分兩種型態：一，諸編委純屬具名，借重其聲望耳，可置不論；二，諸編委實際參與。後一型態固然有時能收集思廣益之效，但也會使得稿件取捨有從眾之虞。學術是相當貴族氣的，而衡量學術成果高下，更斷乎不能訴諸民主。民主的特質之一即庸俗。乾綱獨斷，誠然容易流於偏黨、蔽於一曲，但責任歸屬也相當分明，而且有利於維繫刊物水準。任何主編都不可能兼通，一人主編並非意味一人審稿，而是可倖免某些負面牽絆。知我罪我，置之度外。

最後，應向本校周教務長懷樸表達感佩之意，若非他的關切與支持，本刊不可能面世。